

辛稼轩词集

上册



辛稼轩词集

上册

羊木内地志中 福烈
鐵板銅琶雄東坡高唱大江东去

美芹如黍蕪而宗其陋鴻雁南飛

一九七九一林 林沫若 題



辛弃疾
1140—1207



辛弃疾简介

辛弃疾(1140—1207)，原字坦夫，后改字幼安，号稼轩居士，南宋历城(今山东省济南市)人。当时济南是女真贵族统治的地区，他就在这里生长的。公元1161年，金主完颜亮发动对南宋的战争，北方人民纷纷起义反抗女真贵族的残暴统治。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集结了两千多人参加了农民领袖耿京的义军，投入抗金的战斗。义军失败后，他回到南宋，曾经先后上奏本，提出一套完整的抗金作战计划，没有被朝廷采纳。后来，他在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福建、浙江、江

苏等地担任过各级的地方官吏。从四十二岁起被免掉官职，在上饶（今属江西省）农村中闲居了二十多年，中间只一度被起用过。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词人，作品的思想内容深厚，感情充沛，雄浑豪放，题材广阔，别具一格。有激烈奋发的一面，有沉郁悲凉和深沉的一面。作品中有着鲜明生动的英雄形象，给人以鼓舞和激励。

稼轩词目录

卷之一

哨遍三

六州歌头

兰陵王

贺新郎二十二

卷之二

念奴娇十九

沁园春十三

卷之三

水调歌头三十五

玉蝴蝶二

卷之四

满江红三十三

木兰花慢五

卷之五

水龙吟十三

摸鱼儿三

西河

永遇乐五

四十

五十八

五十九

七十六

七十八

八十七

八十八

八十九

归朝欢	四	九十三	六么令	二	一〇七
一枝花		九十五	醉翁操		一〇八
喜迁莺		九十五	丑奴儿近		一〇九
瑞鹤仙	三	九十六	洞仙歌	七	一〇九
声声慢	四	九十七	蓦山溪	二	一一二
卷之六			最高楼	八	一一三
八声甘州	二	九十九	上西平	二	一一七
雨中花慢	二	一〇一	卷之七		
汉宫春	六	一〇二	新荷叶	六	一一八
满庭芳	四	一〇五	御街行	二	一二〇

祝英台近	一三一	踏莎行	四	一三六
婆罗门引	五	卷之八		
千年调	二	定风波	十	一三七
粉蝶儿	一一五	破阵子	五	一四一
千秋岁	一一六	临江仙	二十四	一四四
江神子	二六	蝶恋花	十二	一五
青玉案	三	小重山	三	一五五
感皇恩	五	南乡子	五	一五六
行香子	四	卷之九		
一剪梅	三五	鹧鸪天	六十	一五九

瑞鷓鴣 五

一七九

卜算子 十三

二〇五

卷之十

丑奴儿 八

二〇九

玉楼春 十七

八一

浣溪沙 十五

一一一

鹊桥仙 七

一八七

添字浣溪沙 八

二二四

西江月 十五

一八九

虞美人 四

二二六

朝中措 六

九四

浪淘沙 三

二二八

清平乐 十五

一九六

减字木兰花 三

二二九

好事近 四

二〇〇

卷之十二

卷之十一

南歌子 三

二三〇

菩萨蛮 十八

二〇二

醉太平

二二二

渔家傲	二二二	惜分飞	二二七
锦帐春	二二二	柳梢青 _三	二二七
太常引 _四	二二三	河渚神	二二八
东坡引 _三	二二三	武陵春 _二	二二九
夜游宫	二二四	谒金门 _三	二二九
恋绣衾	二二五	酒泉子	二三〇
杏花天 _三	二二五	霜天晓角 _二	二三〇
唐河传	二二六	点绛唇 _二	二三一
醉花阴	二二六	生查子 _十	二三一
品令	二二七	寻芳草	二三四

阮郎归

二三四

昭君怨

二三五

乌夜啼

二三五

一落索

二三六

如梦令

二三七

忆王孙

二三七

稼轩词卷之一

哨遍

秋水观

蜗角斗争，左触右蛮，一战连千里。君试思，方寸此心微。总虚空并包无际。喻此理，何言泰山毫末，从来天地一稊米。嗟小大相形，鸪鹏自乐，之二虫又何知？记跖行仁义孔丘非，更殇乐长年老彭悲。火鼠论寒，冰蚕语热，定谁同异。噫。贵贱随时，连城才换一羊皮。谁与齐万物？庄周吾梦见之。正商略遗篇，翩然顾笑，空堂梦觉题秋水。有客问洪河，百川灌雨，泾流不辨涯涘。於是焉河伯欣然喜，以天下之美尽在己。渺沧溟、望洋东视。跋扈向若惊叹，谓我非逢子。大方达观之家未免，长见悠然笑耳。此堂之水几何其？但清溪、一曲而已。

一壑自专，五柳笑人，晚乃归田里。问谁知：几者动之微。望
飞鸿冥冥天际。论妙理，浊醪正堪长醉，从今自酿躬耕米。嗟
美恶难齐，盈虚如代，天耶何必人知。试回头五十九年非，似
梦里欢娱觉来悲。夔乃怜蚘，谷亦亡羊，算来何异。嘻。物
讳穷时，丰狐文豹罪因皮。富贵非吾愿，皇皇乎欲何之？正万
籁都沉，月明中夜，心弥万里清如水。却自觉神游，归来坐对，
依稀淮岸江渚。看一时鱼鸟忘情喜，会我已忘机更忘己。又何
曾、物我相视。非鱼濠上遗意，要是吾非子。但教河伯休慙海
若，小大均为水耳。世间喜愠更何其，笑先生、三仕三已。

赵昌父之祖季思学士，退居郑圃，有亭名鱼计，字文叔通为作古赋。今昌父之弟成父，於所居凿池筑亭，榜以旧名，昌父为成父作诗，属余赋词，余为赋稍遍。庄周论『於蚁弃知，於鱼得计，於羊弃意』，其义美矣；然上文论虱托於豕而得焚，羊肉为蚁所慕而致残，下文将并结二义，乃独置豕虱不言，而遽论鱼，其义无所从起；又间於羊蚁两句之间，使羊蚁之义离不相属，何耶？其必有深意存焉，顾后人未之晓耳。或言蚁得水而死，羊得水而病，鱼得水而活，此最穿凿，不成义趣。余尝反覆寻绎，终未能得，意世必有能读此书而了其义者，他日倘见之而问焉。

姑先识余疑於此词云尔。

池上主人，人适忘鱼，鱼适还忘水。洋洋乎，翠藻青萍里。想鱼兮无便於此。尝试思：庄周正谈两事，一明豕虱一羊蚁。说蚁慕於膾，於蚁弃知；又说於羊弃意。甚虱焚於豕独忘之，却

驟說於魚為得計？千古遺文，我不知言，以我非子。噫。子固非魚，魚之為計子焉知。河水深且廣，風濤萬頃堪依。有網罟如云，鵜鶘成陣，過而留泣計應非。其外海茫茫，下有龍伯，飢時一啖千里。更任公五十犗為餌，使海上人人厭腥味。似鵝鵬、變化能几。東游入海此計，直以命為嬉。古來謬算狂圖，五鼎烹死，指為平地。嗟魚欲事遠游時，請三思、而行可矣。

六州歌頭

屬得疾，暴甚，医者莫曉其狀。小愈，困卧无聊，戏作以自释。

晨來問疾，有鶴止庭隅。吾語汝：「只三事，太愁予。病難扶，手種青松樹，碍梅塢，妨花迳，才數尺，如人立，却須鋤。」